



15
763
2



1 5
763
2

癸辛雜識後集

宋弁陽老人周密

穆陵之誕聖前一夕全夫人欲歸東浦母家榮文恭王時待次閩縣尉遣僕平某者卽平幙使之父也贖黑神散與之同往時天尚未曉啟門則見甲士盈門意謂過軍亟驚入報尉曰軍行自應由上塘何緣至此遂出觀之了無所覩方熒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兩小角壓船舷而卧船駕之側疑其有異遂不復往未幾誕男卽理宗也小字烏孫以



蛇異也其初被選也史衛王當國先命趙宗丞希
言與權之併選宗室子與號十歲已下者各與課
算五行於是就其中選到十人與膺與爽與休與
蔽與應理宗福王
時侍郎王宗與權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謂衛
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於是理宗改訓與苜福
王改訓與苜蓋取二國以為名也始下大宗正司
盡召十人入時和尚師禹領宗司皆伺于王府土
地祠久之皆餒遂就市肆呼麩方及門而梓覆地
衆方餒甚交責之獨穆陵凝然畧不變色反以言
慰藉之史相聞其事遂大異之既而私引入書院
中試令寫字即大書朕聞上古衛王慄而起曰此
天命也於是立儲之意已定云

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

理宗第六
福王第八庚午歲得男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

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於禁中
言其可喜且為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
官之遂俾召至皇城凡異姓入宮門必懸牌於腰
乃可惟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

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疑其故遂倡為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於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於滎邸瑤圃池中魏洪則自地疑以繼關孫之後焉當吳毅夫為相日穆陵將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專任方甫以通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既為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為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

穆陵云

徽宗欽宗初葬五國城後數遣祈請使欲歸梓宮六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者幾人費於官帑者大不貲先是遼人楊煒貽書執政李光以真偽未辨左宣義郎王之道亦貽書諫官曾統乞奏命大臣取神櫬之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衮冕輦衣於槨中不改歛遂從之

近者楊髡盜諸陵於二陵梓宮內畧無所有或云
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則木燈檠一事耳當時已逆
料其真僞不可知不欲逆詐亦聊以慰一時之人
心耳蓋二帝遺骸飄流沙漠初未嘗還也悲哉
成均舊規後來不復可見矣謾言所知者數則於此
亦可想見當時學校文物之盛庶異日復古或有
取焉太學私試以孟仲季分爲三場或司成無暇
則併在歲晚有公試則無私試試爲監中司成命
題就差學官充考校封錄之職不復經由朝廷至

第三日卽揭曉每十人取一孤經則二三人亦取
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謂之放等魁當三分第
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從第二三取起魁
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釐餘並
一分太學公試遇省試年則在省試後二月下旬
凡引試二日經賦一日論策一日非省試年分則隨銓試後
引試係朝廷差官士子則欄幙入試大約七人取
一第一等缺第二等約二十人取一餘約七人取
一第四第五並一分公試魁縱不該升補他日登

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試中第二等謂之入等升又謂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謂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等本年中第三等謂之進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謂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補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試第二等名爲人等却用本年私試二場並得如中魁亦當一場謂之追升可以陳乞追升內舍或止中兩場則無用又前一年外校八分以止或優本年公試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試者非內舍校定以升補做內舍校定者一年止有兩試一試中則又試兩試若一年兩試俱失謂之折脚不復試第三試以三試不中則當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於內有未升上舍而過省者或有事故者許二十一人之後分數少者依次來豁校如正升內外舍人亦用狀射某人已成事缺新升內舍一年無兩升縱當年上舍試入優止理爲內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內舍一年無三

色試已試公試者不許赴私試已試私試者不許

赴公試上舍試每三人取一人優等十人賦三書二餘經

各一通榜魁十分亞鼎各九分餘七名並八分平六

分內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為內校升

補上舍有三等內舍平校試舍試平等或內舍優

校不中上舍試或有季無校定試入上舍試優等

亦與隨榜升補下等上舍謂之赤脚升其升補名

字依上舍試榜資次蓋舍試歷公試內舍新升及

無季人雖中舍試只作內校分數然舍試一中優

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盡可趕優

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試入兩中

舍試平等已上謂之俱平或一優一否皆為下等

上舍謂如內舍平校人試入上舍優等當舉免省

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謂

之一優一平為中等上舍謂如內舍優校人又中

上舍試優等以優中優皆是釋褐不拘名數先賜

進士出身謂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續有此附黃

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孫始當年間有內

舍優校

內優三人當年積八分已上者可偶舍試成舍試次年口分已上者不可成

當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為限等四名縱積十分亦不理若以優中優則謂之兩優狀元其試兩年一次率在季秋聖旨差官命極難之題重於省試優校赴舍試如不中守三年後徑到殿中平即免省到平校人赴舍試中優即赴殿自甲子年後上舍人多陳乞解褐出身不到殿應當舉免解次舉免省赴殿謂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謂之兩免相充此學法也或本未免解當年實請免謂之請免相

衡並相衡免省赴殿國子生寄理法國子生補入者升補內舍謂之寄理內舍升補上舍謂之寄理上舍未許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後到殿者未許到殿直待元牒主補外方理為正行食及許到殿以此牒官有請一月或半月暇者蓋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後免省待三年後到殿中等上舍徑到殿或特旨徑行解褐釋褐恩數成而優者謂之狀元擇日於崇化堂鳴鼓集眾諸生兩廊序坐學者穿

秉立堂上狀元亦襴幘立同舍班俟揖揖訖詣堂
下香案前面東南望闕謝恩跪受勅黃再拜次入
幕換公裳其所換下之衣盡爲齋僕持去以利市
再至爲疑階上面西北再拜謝恩畢與學官同舍
講拜者再次詣忠文廟次詣直舍通門狀謝學官
亦止稱其齋學生再拜遂歸本齋圍拜次詣諸齋
謝亦稱同舍生不書齋名禮畢到堂上換衫帽與
學官相見交賀監中倘酒七杯次本齋三杯訖臨
安府差到客將倘轎馬從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狀
元局凡學夫齋僕以次平日趨走之人皆以大小
黃旗多至數百面呵喝狀元與唱名一同遂擇日
謁先聖其局錢酒支用並天府應辦次日謝宰相
臺課然後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節察推官視殿
試第三人恩例謝宰相用啟事見主司有拜禮太
學解試與舍試無相干太學十人取三人若參未
滿年七人取一人係不滿年太學生升補一請求
免已經特恩正免又一請者亦免曾於方州請舉
不改名者謂之帶胎入學異時於學中請者亦免

在學三十年公私試曾一中者永免在學曾一請
後二十日永免太學解試都魁雖不升舍將來在
第亦許升甲部注教官

太學先達歸齋各有光齋之禮各刻于齋牌之上宰
執則送真金碗一隻狀元則送鍍金魁星杯梓一
副帥漕新除各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太學諸齋各祠本齋之有德行者存心齋果行齋祀
祠粟齋鞏豐循理齋祠慈湖楊簡果行齋祠柳溪
王十朋菊坡崔與之

學規五等輕者關暇幾月不許出入此前廊所判也
重則前廊關暇監中所行也又重則遷齋或其人
果不肖則所遷之齋亦不受又遷別齋必須委曲
人情方可直須本齋同舍力告公堂方許放還本
齋此則比之徒罪又重則下自訟齋則比黜罪自
宿自處同舍亦不敢過而問焉又重則夏楚屏斥
則比之死罪凡行罰之際學官穿秉序立堂上鳴
鼓九通二十齋長渝並欄幙各隨東西廊序立再
拜謝恩罪人亦謝恩用一新參集正宣讀彈文一

集正權司罰以黑竹篋量沒數下大門甲頭以手對衆將有罪者就下堂毀裂襪衫押去自此不與士齒矣

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人謂之乾淳體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卽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爲變體

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

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

于亡可謂文妖矣

此則有商董

太學上已暇一日武學則三日清明太學三日武學乃一日殊不可曉

學舍燕集必黠妓乃是各齋集正自出帖子用齋印明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祇直本齋燕集專有一等野猫兒卜慶等十餘人專充告報欺騙錢物以爲賣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與齋生一人

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於何時極
於無義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
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
見施行則必借秦為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
時相畧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
姦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關上書經臺投卷
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
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

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為
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
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
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為敗羣之
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
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
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
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去國則
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

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濱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日之賊沒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似道誤國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數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廢也外戚諸謝惟堂最深嶮其才最頡頏難制

似道乃與之日親狎而使之不疑未幾不動聲色悉皆換班堂雖知墮其術中然亦末如之何矣北司之最無狀者董宋臣李臣輔前是當國者雖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禍似道談笑之頃出之於外餘黨懾伏惴惴無敢爲矣學舍在當時最爲橫議而啖其厚餌方且訟盛德贊元功之不暇前靡一得罪則黥沒不少貸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畧不敢以邪封畧勅以丐恩澤內庭無用事之人外闔無枯勢之將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凡此數事世以爲

極難而似道乃優爲之謂之無才可乎其所短者
專功而怙勢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學旌別高科
之名而專用一等委靡迂緩不才之徒高者談理
學卑者矜時文畧不知兵財政刑爲何物垢面弊
衣冬烘昏憤以致糜爛漸盡而不可救藥此皆不
學而任術獨運而諱言之罪也嗚呼古人以集衆
思廣忠益爲相業真萬世之名言也歟

太學除夜各齋祀神用棗子荔枝蓼花三果蓋取早
離了之識遇出湖則多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東

坡和靜爲落酥林故也可發一笑

前後權臣之敗竊籍其家每指有違禁之物爲叛逆
之罪若韓侂冑家有翠毛裀褥虎皮及有織龍男
女之衣及有穿花龍團之類是也近世籍賈似道
至以藉御書龍團錦袱之類爲違法此則大不然
蓋大臣之家平日必與禁苑通往往往有賜與帝后
之衣謂之御退衣服皆織造龍鳳他如御書必藉
以龍錦又何足爲異余妻舍有兩朝賜物甚多亦
皆龍鳳之物至於御退羅帕四角皆有金龍小印

凡數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諸閣分遞相饋無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爲違法恐不足以當其罪適足以起識者之笑耳大臣誤國其罪莫大以此爲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則恐九原有知反得以有辭耳昔侂冑敗捕其黨於大理獄獄吏加以不道欲以違法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遜明其不然曰侂冑首兵權疑是端自有定罪若欲誣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廟堂無以奪其議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

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能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即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餓三日始放去時趙元父祖母斬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其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毋謬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弊

鞅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
大北珠二十粒益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適
倉皇遺之云耳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
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
暑甚病危不可卽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
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偃卧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
僕煮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
宮之試止草履襪被而已一日道間屐甚就村居

買螺螄羹泡蒲葦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旣無力
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卽
省愆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
亦三兩服卽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
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
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
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
疑其託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
其實覘之也及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

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祕噐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卽日輿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爲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貴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唐舒元輿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

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偽者也

真宗東封回至兗州回鑾驛覃慶橋酺賜輔臣親王百官宴於延壽寺有金龜集游童衣被大如榆莢丁謂以獻上命中使齎示羣臣余為兒童時侍老大夫為建寧漕屬官廨後多草莽其間多有此物有甲能飛其色如金絕類小龜小兒多取以為獻初非難得之物也鶴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為祥瑞載之史冊真可發後世一笑也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助有西北士大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長呂居仁魏邦達甚多曾大父少師亦居湖之鐵觀音寺後遷天聖寺焉

醫家之論人鬚眉髮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老年而鬚白眉髮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氣如火氣故上生鬚屬腎氣如水氣故下生

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
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
屬腎也此沈存中所記如此余老來每掀髯則鬚
或易脫每疑爲腎氣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說爲信
短小精悍之稱凡數人如史記之郭解前漢之嚴延
年唐之李紳是也

余向聞林竹溪先生云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
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新
之蓋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

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
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
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周武氏天授此意
甚嚴但武氏旣革唐命國號爲周旣有帝而又有
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
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豈無窒礙
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
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

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巔絕互
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聞匠者取以爲環珥之
類中有石拱沓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卽所
謂閼古泉也拱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
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之
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
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及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
大石墜下傍一石承之如榱釘然又前一巨石不
通路中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
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
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
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口殆
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於前時正見湖上
如疋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
覺奇峭必有可喜可詘者以足憊不果往且聞近
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
故書之以詭好事之尋游者

嘗聞九曲寺明閣黎者言種竹法云每歲當於笋後

竹已成竿後卽移先一歲者爲最佳蓋當年八月
便可行鞭來年便可抽笋縱有夏日不過早晚以
水澆之無不活者若至立秋後移雖無日曬之患
但當行鞭之際或在行鞭之後則可僅活直至來
秋方可行鞭後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
爭一年氣候此說極爲有理

律云去避來之文最爲難曉太宗嘗問孔恭承曰令
文宗貴賤長輕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來此
義安在恭承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耳上
不然曰借使去來相避此義止是憧憧於通衢之
大路人密如交蟻烏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別有
他意耳余嘗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謂去避來蓋避
自我後來者以其人自後奔走而來此必有急事
故耳故當避之也此語亦甚有理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
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于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
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
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以進自

於笈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
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
杯進酒仍於笈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
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
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哭我我從
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
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生平無負於主天地亦
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槩言未既九竅流血
而斃

先君子於紹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幾
值慈明太后上仙應辦梓宮百色之冗先子優為
之畧無科擾民稱之為周佛子樽節浮費百廢俱
舉修建縣學一新釋奠祭器刻之於石又重定釋
奠儀重建合江驛驛後為大閣扁曰清涵萬象闢
縣圃鑿池建堂適有雙蓮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
古詩風合雨花香之句壬辰歲余實生於縣齋其
時李文清方閑居於邑中其家強幹數十把握縣
道難從之請蓋無虛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一一

盡奉其命也以此積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潤
爲文清所盼每欲與之脫籍而未能一日酒邊曰
此妓某未塵忝時已見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係
籍已久也先子因顧蔡曰汝入籍幾何時今幾歲
矣蔡不悟直述所以攷之則李公登科之歲此妓
方生十年耳李不覺面發赤以爲先子有意於相
窘其實出於無心也於是銜之及入臺先子已滿
去乃首章見劾焉

吳興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
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
餘故尤物多歸之其一名士彪者所蓄石刻數千
種後多歸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賦而誕其母積
鏹數百萬他物稱是母死專資飲博之費名畫千
種各有籍記所收源流甚詳長城人劉瑄字困道
多能而狡獪初游吳毅夫兄弟間後遂登賈師憲
之門聞其家多珍玩因結交首有重遺向喜過望
大設席以宴之所陳莫非奇品酒酣劉索觀書畫
則出畫目二大籍示之劉喜甚因假之歸盡錄其

副言之賈公賈大喜因遣劉誘以利祿遂按圖索
駿凡百餘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異姓將仕郎一
澤公明稠載之以爲謝焉後爲嘉興推官以贓敗
而死其家遂蕩然無孑遺矣然余至其家傑閣五
間悉貯書畫奇玩雖裝潢錦綺亦目所未覩未論
畫也佳研凡數百隻古玉印每紐必綴小事件數
枚凡貯十大合有雪白靈璧石高數尺卧沙水道
悉具而聲尤清越希世之寶也其他異物不能盡
數然公明視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侶至往往赤

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爲賊所劫其
棺上爲一榻盡貯平日所愛法書名畫甚多時董
正翁楷爲公田分得其蘭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後
有名士跋語甚多其精神燁燁透出紙外與尋常
本絕異正翁極珍之然尸氣所侵其臭殆不可近
雖用沈腦薰焙亦不能盡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
尸氣遂作檀香函貯之然付之庸工裝潢頗爲裁
損所謂金龜八字云

胡石壁穎爲憲日嘗出巡部適一尉格目忘書名胡

大怒遂批銀牌云縣尉不究心職事至於格目亦
忘署名可見無狀追問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狀錄
憲狀判於前而空署字以黃覆之及就逮投狀胡
見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銀牌觀之
則有署字蓋一時盛怒中所書忘其廟諱也於是
徑不敢問而遣之

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昔李仁甫爲長編作木厨十
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凡本
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并
然有條真可爲法也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
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卽
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
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稽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
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
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甫與交際而其家聲
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塔
鼻斷手足而殂癩卽大風疾也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爲疎誕中間僅以
畢昴二星管異域諸國殊不知十二州之內東西
南北不過綿亘一二萬里外國動是數萬里之外
不知幾中國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國僅可配斗牛
二星而已夾溱鄭漁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廣而華
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國中耳牛女在東南故
釋氏以華夏爲南瞻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
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趙韓王嘗有疏云五
星二十八宿在中國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霎二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意問之則
謾云出漢書然莫可攷也繼閱方書於香芳散證
治云吹霎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也

余垂齟時隨先君子故都嘗見戲事數端有可喜者
自後則不復有之姑書於此以資談柄云呈水嬉
者自髹漆大斛滿貯水以小銅鑼爲節凡龜鼈魚
魚皆以名呼之則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舞罷卽沈
別復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獸可以教習可
謂異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視每設大輪盤徑四五

尺畫器物花鳥人物凡千餘事必預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運輪如飛俾客隨意施箭與預定無少差或以數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鬚柳眼魚鬣燕翅之類雖極微眇無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見能傳其技者又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赤手拾取如鰍鱔然或爲毒蝮所嚙一指腫脹如椽旋於笈中取少藥糝之卽化黃水流出平復如初然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蓄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揪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爲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轉升降皆能如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豢龍之技矣又嘗侍先子觀潮有道人負一簾自隨啟而視之皆枯蟹也多至百餘

種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龜如螳如
蝟或赤或黑或紺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苗錦其一
工有金銀絲皆平日日所未覩信海涵萬類無所
不有昔聞有好事者居海瀕爲蟹圖未知視此爲
何如也杜門追想往事戲書

馬裕齋光祖之再尹京也風采益振威望凜然大書
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謂僚屬自當以職業見知並
從公舉若挾貴挾勢及無益儷語以屬者不許收
受達者則先斷客將於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先點

檢衲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時爲帥幕一日以公事
至見有薛監酒方叔在焉薛雖進納出入福邸貴
家甚稔余因扣其何爲薛笑而不見荅覘袖間則
有物焉余指壁間文曰奈何犯初條乎薛笑曰非
惟犯初條將併犯所戒矣旣而速客僚屬白事畢
薛出袖中函書馬公顰蹙不語旣而又出儷卷傍
觀皆悚懼而典客面無人色謂受杖必矣及退乃
寂然無所聞又旬日余復以事至則薛又在焉余
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錄矣余袖中乃

謝啟也扣其所主則南陽貴人也以是知人不可
無勢以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爲流俗所移況
他人哉

賈師憲常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
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
節唐本事詩中事耳中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
雜說之會者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
抄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其所援引多奇書廖
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備載江上之功事雖

誇而文可采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
最佳凡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
州草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籤然
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
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畧及建寧所
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
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王
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

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
金帛稱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
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
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
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
盧方春所作春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
類而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菴盧柳南四家
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
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濟王夫人吳氏恭聖太后之姪孫也性極妒忌王有
寵姬數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楊后具言
王之短無所不至一日內宴后以水精雙蓮花一
枝命王親爲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婦和睦未幾王
與吳復有小競王乘怒誤碎其花及吳再入禁中
遂譖言碎花之事於是后意甚怒已有廢儲之意
會王在邸新飾素屏書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說
則曰花兒王王墉之父與史丞相通同爲奸待異
號花兒王日當竄之上二州也旣而語達王與史密謀之楊

后遂成廢立之禍焉蓋當時盛傳花兒王者穢亂宮闈市井俚歌所唱花兒王開者蓋指此也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搏扶搖更期遠到蓋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為知舉取范質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以此用之最為切當蓋張時先輩筆也時乃張武子良臣之子昔為張功父之客云

予嘗得故都德壽宮舞譜二大帙其中皆新製曲多妃嬪諸閣分所進者所謂譜者其間有所謂

左右垂手 雙拂 抱肘 合蟬 小轉

虛影 橫影 稱裏

大小轉攏 盤轉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場 攪手 鼓兒

打鴛鴦場 分頸 回頭 海眼 收尾

豁頭 舒手 布過

鮑老掇 對窠 方撈 齊收 舞頭

舞尾 呈手 關賣

掉袖兒 拂 躑 綽 覷

掇 蹬 煖

五花 踢 搯 刺 顛

繫 棚 拌

鴈翅兒 靠 挨 拽 捺

閃 纏 提

龜背兒 踏 饋 木 招

促 當 前

勤步蹄 擺 磨 捧 拋

奔 搯 撮

是亦前所未聞者亦可想見承平和樂之盛也
故事知州軍皆例借紫魚袋先子為衢倅時外舅楊
彥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畢則自便
門至倅廳相謝則已衣緋矣余時在侍旁不曉所
謂先子語之曰蓋知州則許借紫今既滿任交事
法當仍還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憲亦許借紫若
聖節隨班上壽則仍元服也獨帥漕居輦下者則

雖聖節朝謁亦許服所借耳若元為知州軍而既除本路監司者仍舊帶借或除別路則不可就矣然亦莫曉立法之意也

石林避暑錄載蔡州道士楊大均善醫能默誦素問本草千金方其間藥名分兩皆不遺一字因問其此有何義理而可記乎大均曰苟通其義其文理有甚於章句偶儷一見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門翁妙於琴律時有畫魚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寫譜參訂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嘗扣之云

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通默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歎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於文章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其說正與前合蓋天下之事雖承蜩履稀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父少傅素廉儉僑居吳興城西之鐵佛寺既又移寓天聖佛刹者幾二十年杜門蕭然未嘗有毛髮至官府時楊伯子長孺守湖嘗投謁造門至不容五馬車伯子下車顧問曰此豈侍郎後門乎為之

歆歎而去時寓公皆得自釀以供賓祭大父雖食醋亦取之官庫一日與客持螯醯味頗異常時因扣從來蓋先姑婆乳母所爲斗許以備不時之需者遂命亟去之曰畢竟是官司禁物私家豈可有耶其自慎如此待子弟僕甚嚴雖甚暑未始去背于鞋襪

完顏亮窺江之時步帥李捧建謀欲斷吳江長橋以扼奔突時洪景伯知平江以爲無益奏止之旣而又冇建策於常熟福山一帶多鑿坑窞以陷虜馬者德祐之際朝臣亦建議斷橋於吳江者又斷北關之板橋者嗚呼疾已入於膏肓且投膚革之劑亦祇取識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爲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之窺何官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閩帥饋師憲三十皮籠扇鏞極嚴誤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鱸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又記

吳曦出蜀入朝多買珍異孔雀四華亭鶴數十金
魚及比目魚等及作粟金臺盞遺陳自強者在今
觀之皆不足道豈當時人有廉儉之風視此已爲
異事不若今人視以爲常耶抑秀巖蜀產耳目之
隘故耶

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之以麻油色味
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擗桐木以
致之旋摘以供饌甚鮮美非油漬者可比賈師憲
當柄日尤喜茗溪之鱮魚趙與可因造大盤養魚
至千頭復作機使灌輸不停魚游泳撥刺自得如
在江湖中數舟上下遞運不絕焉余嘗於張稱深
座間有以活鰻魚爲獻其美蓋百倍於槁乾者蓋
口腹之嗜無不極其至人乳蒸肫牛心作炙古今
皆然也

梁席闡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獄中囚依期而
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
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因期而還南史何胤在
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

還家依期而返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玷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為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

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蓋未嘗為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為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憲之妹今為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近見近客章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者譏笑之

余嘗見演繁露載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綵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鴈銜瑞紗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以異也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寄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

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徯謂之蒲叉

去聲

皆譯之名也

精力精神精氣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詳精妙皆以精爲主衛生者當謹之苦海愛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注曰交會之要者正在陽氣不妄泄耳此語余聞之謝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菴平日之所受持也密菴名采伯亦謝后之諸父也天台人

劉克莊云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
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
其精者顧不能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
屑俗事耳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寶慶丙戌蒲陽境內小民張氏至孝家貧養母嘗有
所適歸而母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喪之
終其身太守楊叔昉聞而哀之賜以錢酒且書其
門曰何必讀書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爲學只此便
是爲學

五行所至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
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爲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
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
克水則黃黑合爲駟

杓音進凡織前綬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
韻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
此杓字也

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
耒南載耨注鈕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佛

以擊治禾今謂之桺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
鐻連枷鐻簡藏祕府狄武襄以鐻連枷破儂智高
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耜亦作耜及耜又連枷也
見玉篇此耜杖之耜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
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則章望之著明統論
以非之溫公作通鑑則朱晦菴作綱目以糾之張
敬夫亦著經世紀年直以蜀先主上繼漢獻帝其
後廬陵蕭常著後漢書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

後王炎興元年癸未又爲吳魏載記近世如鄭雄
飛亦著爲續後漢書不過踵常之故步最後翁再
又作蜀漢書此又不過拾蕭鄭棄之竹馬耳蓋欲
沽特見之名而自附於朱張也余嘗聞徐誼子宜
之言云立言之人與作史記之體不同不可以他
文比也故聖人以秦誓次於帝王之後亦世衰推
移雖聖人不能強黜之漢儒雖以秦爲閏位亦何
嘗以漢繼周耶若如諸公之說則李昇自稱爲吳
王恪之後亦可以續唐矣余嘗見陳過聖觀之說

甚當今備錄於此云綱目序例有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自注其下云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或問綱目主意於朱子曰主在正統又曰只是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夫正閏之說其來久矣甲可乙否迄無定論蓋其論無論正統之有無雖分裂之不一或興創而未成必擇其間强大者一國當之其餘不得與焉此其論所以不定也自綱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統所在有絕有續皆因其所建之眞僞所

有之偏全斟酌焉以爲之予奪此昔人所未及今歷攷之自周之亡秦與列國分註而爲首此正統之一絕也始襄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遂得正統此正統之一續也二世已亡義帝雖爲衆所推不得正統特先諸國而已此正統之再絕也義帝亡而西楚爲首至漢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統此正統之再續也王莽始建國之年盡有漢天下矣雖無他國亦從分註此正統之三絕也更始之主雖漢子孫而爲諸將所立猶不得紹

統光武卽位乃得正統此正統之三續也漢獻帝
之廢昭烈承之雖在一隅正統賴以不絕後主亡
而魏吳分註此正統之四絕也晉武平吳亦得正
統此正統之四續也愍帝亡而元帝中興雖在江
南而正統未絕安帝爲桓玄所篡未幾返正以至
恭帝禪宋而與魏分註此正統之五絕也自是歷
齊梁陳魏齊周南北分註比之隋文平陳而後得
正統此正統之五續也隋恭帝侑廢而越王侗與
唐高祖分註此正統之六絕也高祖武德五年乃
得正統此正統之六續也昭宣帝爲朱全忠所篡
而晉與淮南以其用唐年號特先梁而分註此正
統之七絕也自是歷後唐晉漢周皆不得正統可
謂密矣然正統之兼倚自三代以後五季以前往
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漢高以興隋亡而唐高以王
正統之歸吾無間然他如秦以無君無親嗜殺人
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
者得其次如晉武帝襲祖父不義之業卒以平吳
一統而與秦隋俱得正統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

其後未必有統以正之所在而統從之可也有統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統之所成而正從之可乎以秦晉及隋槩之羿莽特其成敗有不同耳顧以爲終於僞定而以正歸之殆於不可故嘗爲之說曰有正者不必有統非漢唐不與焉有統者不必有正雖秦隋可濫數夫有正者不責其統以正之不可廢也有統者終與之正是不特統與正等爲重於正矣無統而存其正統猶以正而存也無正而與之統正無乃以統而泯乎若曰紀事之法姑以

是提其要耳正與不正萬世自有公論則昔人正閔之論猶不能一而以是斷漢魏之真僞吾恐猶以彼三者藉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則正者爲正不正者爲國以統言之則正固正也統亦正也今而曰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却使不得正統如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道如秦晉與隋者其必以正統歸之矣莊周有言竊鈎者誅竊國者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蓋南北十六國五代十國竊鈎者也秦晉及隋竊國者

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憑藉世惡幸及其身而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論在也今以朱子
正統之法而使秦晉及隋乃倖得之使其尚存其
以計得者將不以曹丕自說而幸已之不與同傳
其以力得者將又不曰湯武之事吾知乎是後世
無復有公論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統之幸得而遂
畀以正則自今以往氣數運會之參差凡天下之
暴者巧者僥倖者皆可以竊取而安受之而梟獍
蛇豕豺狼且將接跡於後世爲人類者亦皆俛首

稽首厥角以爲事之理之當然而人道或幾乎滅
矣天地將何賴以爲天地乎竊謂三代而下獨漢
唐本朝可當正統秦晉與隋有統無正者當分註
薰蕕砥玉居然自明漢魏之際亦有不待辨者矣
苟奉情以六籍爲聖人糟粕據子貢言性與天道也
此與象山與學者言六經幾箇不分不曉底子曰
賢信得及否數語相似玄言與頓悟本相近也
大行乃不返之辭見昌邑王傳韋註平聲理宗之喪
湖州教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雖謚法而實不然也前漢書音義云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號官也韋昭云大行不返之辭崩未有謚故稱大行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見安帝記註

龍之名有三龍見而零謂東方七宿為蒼龍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以龍名並見左傳又淮南子青龍為天之貴神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

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鍾簾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是則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義得而通若張純傳所謂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按是歲太歲而言駁

右見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

今按龍集者歲星所集也魏銘所

指星也莽銘乃易置為太歲今世皆以太歲為龍集蓋名用莽銘而實用魏銘也若張純傳語則疊指太歲其誤甚矣又蒼龍甲寅在東宮此以歲在寅德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註云癸德在中宮按杜欽云戊土

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也
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
申申刑寅故也歐陽公集古錄載隋李康碑云歲
在亥大將軍在酉公謂出於陰陽家前史所未見
按此卽張晏所謂歲後二辰爲太陰者也抱朴子
有諾臯太陰將軍之稱碑用其說

余近見先朝太祖太宗時朝廷進呈文字往往只押
字而不書名初疑爲檢底而末乃有御書批殊不
能曉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祕省狀押
字而不書名著或者以爲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
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
之如韋陟五朶雲是也豈惟是前輩簡帖亦止是
前面書名其後押字雖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
其後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餘
年事爾

蕞絕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悅反束茅表位
出國語叔孫通爲綿蕞野外註立竹及茅索榮習
禮儀其中師古曰蕞與蕞同皆子說反然十七薛

韻內只有此說絕字乃在十四秦音最木待問輪
對誤讀最爾之國作撮音壽皇厲聲曰合作在最
反讀爲是按毛晃韻十七薛出絕蕞二字於十三
秦內亦有一字內絕字下註于芮反束茅表位正
叔孫通綿絕之儀春秋傳云置茅蔭也蕞字下註
史記禮書作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如淳曰置綿
索爲習肄處謂以茅翦植地爲纂位又於十四秦
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別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
也則二音皆可通用無疑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槩論也姑書數事
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
長以實告之啟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
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
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封孟嘗君
俗以五月惡月故忌苑史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
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宰相
齊此兒必興吾家以鎮惡名之南史王鳳亦以五
月五日生者父欲不舉曰俗語舉此子長及戶則

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
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本姓

黃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
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

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托葫蘆而生也乃
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號世說唐崔信明亦

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太史令占曰五月為火火
為離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長博文強記下

筆成章終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
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近世省史翁應龍亦以

五月五日生後受極刑屈原則以五月五日生疑
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時以竹筒貯米

投水祭之續齊諧記孝女曹娥其父以漢安二年五月
五日沂濤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號泣十七日投

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東漢列女傳
太廟自宣僖翼順四祖為祧別於太廟西上為祧殿

以奉之與太廟諸室並同列而各門以隔之自太
祖以下至理宗為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東已

無所容乃外闢東廡以處之亦不祥矣

留忠齋夢炎徐取霖在衢校俱受知於俞教任禮俞

大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屬之徐魁南宮留亦中選每

同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涵于酒無所聞知時穆

陵書后又克艱三語以錫丞相史嵩之謝表及記

皆濮所為留刺知之不以語徐遂以自擬對策遂

冠多士云

林竹溪希逸字肅翁又號虜齋福清人乙未吳榜由

上庠登第凡三試皆第四是歲真西山知舉莆田

王邁實之亦預考校西山欲出堯仁如天賦立說

堯為五帝之盛仁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

吳山以此題為極大實之云題目自好但矮些箇西

山默然林居與王隔一嶺疑是嶺素相厚善省試前

林衣弊衣邀王車密扣題意王告以必用聖人以

天下為一家要以西銘主意自第一韻以後皆與

議定首韻用三極一家次韻云大聖人之立極合

天下為一家四韻堯宅禹宮大鋪敘西銘至是西

山局於無題可擬乃謂實之曰日逼無題奈何王

以位下辭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題進并題韻之意大畧西山擊節至引試日題將揭曉循例班列拈香衆方對越聞王微祝云某誓舉所知神其鑒之是時鄉人林彬之元質亦在試中上請以鄉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預選云

吳益爲院轄官日因輪對上殿理宗忽或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問所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於已濟上首肯之賈師憲以此喜之

朱元晦平生議論前無古人獨廟議以僖祖東向及社倉祖述青苗二事與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曉廟議見中庸或問及宋祁祖宗配侑議

文鑑卷百五

元晦

以東向之說出於韓退之禘祫議殊非公論南史臧燾駁鄭玄以二祧爲文武之謬其語甚切當併攷之

橫塘人褚生以右科官與賈巨川涉有舊初爲揚州一令有妻又贅於一宗姓之家旣而挾其資以逃因遭褫剝夤緣復官旣得廉州蓄徒二百專事采

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矯朝命籍而取之經
司風聞後遭廢停已過滿半年後至者擠之遂飲
酖而殞方珠者竟莫知所在

且珠者貴圓貴色貴
大如珠不圓更無色

何足
貴

張約齋甫初建園宅傭工甚衆內有一人貌雖瘠而
神采不凡者張頗異之因訊其所以則云本象人
以事至京留滯無以歸且無以得食故不免爲此
張問其果欲歸否荅曰雖欲歸奈無路途之費張
曰然則所用幾何遂如數賙之且去不復可知其

如何也未幾張以罪謫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
來訪者審則其人也於是爲張營居止且貸以資
使爲生計張遂以濟後張歿於家其人周其葬事
畢亦莫知所在

書傳所載龍陽君彌子瑕之事甚醜至漢則有籍孺
閔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史
臣贊之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政和中
始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吳

俗此風尤盛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裝飾
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此求食其為首者號師
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
俗莫甚於此然未見有舉舊條以禁止之者豈以
其言之醜故耶

趙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興建佑聖觀歛民財甚
夥未幾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詣祠
如故特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
往致敬已而得堂帖從前守陳蒙所申命加毀拆

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
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侂廳以
白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為惑眾械繫於獄繼取
蛇貯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
戮蛇於市人咸壯之

三山舊例詔歲試每場兩日帥於譙樓揖士蓋貢院
在樓之內也樓頭贊揖士子同應聲如奔雷者無
慮數萬雜以市人羣不逞旗號紛然搶案占廊奔

突可

此下有
闕文

